

先声夺人

——对越自卫还击战
山东革命烈士事迹选

山东省民政厅编

英烈豪气贯长虹

——记“战斗英雄”李庆海

肥城县民政局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某部警卫连连长李庆海同志，为掩护首长，抢救战友而英勇牺牲，终年三十二岁。战后，中央军委授予李庆海同志“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并将他的手枪，匕首送进中央军事博物馆陈列展出。

立志革命

李庆海同志是山东省肥城县仪阳公社石碣东大队人，一九四七年出生在一个下中农的家庭里。他八岁入学，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茁壮成长。老师经常给孩子们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他总是聚精会神地聆听，幼小的心灵深受感动。有一次他

问老师：“先烈们为革命流血牺牲，是为穷人打江山，过好日子，这样的好人，国民党反动派为什么要逮捕他们呢？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经过老师的耐心解释，他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是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残酷统治中国人民的反动派。

学校里还常常请老贫农忆苦思甜，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小庆海听到许多贫苦农民的血泪家史，听到日本强盗当年大“扫荡”时灭绝人性的罪行；他还看到老一辈在战争年代留下来的满身伤疤……这一切，使他进一步懂得了旧社会有数不清的劳苦人民被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人们，就象结在一根藤上的苦瓜。他把自己家庭的苦和整个阶级的苦融合在一起，胸中燃烧起仇恨敌人的怒火。在他幼小的心里，逐渐形成了鲜明的爱和恨，进一步懂得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小庆海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成了一个有志向的青年。他常想：无数革命先烈，在野兽般的敌人面前，留下了宁死不屈的誓言：“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这后来人是谁呢？理所当然也包括着我们这一代青年！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就这样，十六岁的李庆海，初中还没毕业，就怀着对旧社会的仇恨，对先烈们的崇敬，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

学 习 雷 锋

李庆海同志还在小学的时候，就爱听雷锋的故事，爱看英雄人物的小画书，英雄们的事迹使他深受感动。他决心以雷锋

为榜样，为集体和群众多做些好事。

他回到农业战线以后，热爱集体，热爱劳动，干部和社员都夸他是贫下中农的好后代。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时时处处以先进人物为榜样，以高标准严要求对待自己。他急人所急，助人为乐，经常帮助五保户、烈军属和劳力少的社员挑水扫院、推土垫圈、运粮担柴，总是把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

一九六六年三月，县上决定兴修东方红水库。李庆海同志立下愚公移山志，决心和民工同志们一起，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他主动报名，投入了修水库、筑大坝的水利会战工程。

他每天起早睡晚，披星戴月地战斗在工地上。有一天晚上，他久久不能入睡，翻来复去考虑如何加快工程进度的办法。最后，他和同车的伙伴商定，要突破每天推土八十车的定额，并向所有推车的同志挑战。第二天一早，他向领导上汇报了自己的打算，得到了支持和鼓励。这一天，他带头推到一百车，第二天又推到一百二十车，从而使工地上掀起了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的竞赛，大大地加快了施工进度。更可贵的是，在施工中遇有艰险任务，他就挺身而出，奋勇争先。在会战工地上，他是有名的炮手。按规定，每人每次点三至五炮，可他机智勇敢，学习研究，掌握了点炮的规律，每次都要点六至七炮。当时在场的民工关心地对他说：“点炮可是个危险活，得多加小心！”他笑着回答：“修水库、筑大坝是咱广大群众盼望已久的好事，它关系到咱们几万人的幸福，不多动点脑筋作点贡献哪能行哩！”

李庆海同志还是基于民兵，他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还要护坡，休息时间比别人少得多，但他毫无怨言，一天到晚

总是乐嘴嘴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的一天中午，烈日当空，天气酷热。这时，从水库工地上收工回家的李庆海，途中遇到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大爷李进胜，因赶路中暑，晕倒在地。他立刻背起李大爷送到卫生院急救。不一会，李大爷从昏迷中慢慢地醒过来，李庆海紧张的心情这才逐渐平静下来。他不顾疲劳，又跑出十几里路去给李大爷家送信。李大爷一家人激动得不知说啥好，都流出了感激的眼泪。

三 次 探 家

一九六九年三月，李庆海同志怀着保卫祖国、保卫边疆的决心，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在部队十年，回家探亲三次，每次回家都要为集体出大力流大汗，在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探家是一九七五年冬天，当时农村正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到家的当天晚上，听说大队召开群众大会，他不顾旅途劳累，兴致勃勃地赶去参加。在会上，他了解到农村的大好形势，心情非常振奋；他也向社员群众畅谈了国内外的大好形势，给群众很大鼓舞。第二天，他主动投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行列，和乡亲们一起沉浸在幸福的劳动中。

第二次探家是一九七六年秋天，正是三秋大忙季节。他白天参加收刨地瓜，晚上又负责看坡，连续干了七、八天。群众都赞扬说：“庆海当了干部，一点架子也没有，真是好样的！”

第三次探家是一九七八年秋末冬初的时候。有一天，倾盆大雨下了整整一天，夜间还是不停，生产队沤在河里的几万斤

大麻，眼看就要被河水冲走。为了抢救集体财产，队长挑选了十几名身强力壮的社员下水抢捞。李庆海同志闻知后，积极要求前去，队长知道他的假期很快就要结束了，怕影响他的身体，当时没有答应。庆海同志一再恳求说：“队长，几万斤大麻是全体社员的财产，为了使队的财产不受损失，你应该让我去。”说着，他迎着暴风雨向河岸冲去，同社员们一起下水捞麻。当他们完成任务归来时，李庆海同志嘴唇都冻紫了，但他心里却感到非常快乐。

英勇献身

李庆海同志在部队十年，始终如一地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断地刻苦钻研军事技术，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他于一九六九年七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过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平时，他以身作则，带领同志们均能坚决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一九七九年元月，李庆海同志从广播里听到、从报纸上看到越南当局勾结苏联大搞霸权主义、疯狂反华的罪行。他们驱赶华侨，打死打伤我边防军民，不断挑起边境冲突。李庆海同志义愤填膺，心中燃烧起一团难以控制的怒火。他想：我国人民正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着新的长征，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进军时刻，越南当局竟在苏联的支持怂恿下，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华。显而易见，这是霸权主义者亡我之心不死，有意阻挠和

破坏我国四化建设。祖国的大好河山岂能被侵犯，中华民族的尊严岂能受凌辱！作为一名担负着保卫祖国光荣使命的解放军战士，岂能等闲视之！他怒火不熄，心潮难平，坚决要求到中越边境前线去亲手惩罚侵略者。领导批准了他的请求，他心情无比激动，决心不辜负党对自己的信任，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甘愿贡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痛打越寇的战斗打响了。

第二天深夜，李庆海同志和副指导员率领两个尖刀班，为师预备指挥所担任警戒和搜索任务。进军时，他一马当先，走在队伍的最前边。十九日晚上九点钟，部队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敌人先是在部队的后尾扔了几颗手榴弹，接着使用机枪疯狂扫射，情况万分危急。

李庆海同志面对敌人的袭击，心中燃起仇恨的怒火。这时，最使他担心的是首长和同志们的安危，因为他知道副师长现在正在队伍后面检查行军情况。于是他立即和副指导员带领八名战士去寻找副师长。

副师长找到了，李庆海同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敌人的机枪还在追踪扫射，首长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他当机立断，由副指导员带领五名战士阻击敌人，他和另外三名战士掩护副师长突围。

当首长安全突围之后，副指导员和五名战士还没有撤下来，他便迅速带领三名战士，再一次冲进敌人的火力网。

这时，指挥阻击的副指导员头部负了重伤，李庆海同志一面给他包扎伤口，一面组织火力还击敌人。

敌人越来越近了，李庆海同志坚定沉着地对周围的同志们

说：“部队已经突围了，我们也要突围出去，按战斗小组，交替掩护撤退。”

就在这时，敌人的一颗手榴弹落在他和战士们中间，嗞嗞地打着转，冒着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庆海同志大喊一声“闪开”，奋力推开了身边的几名战友，猛扑在手榴弹上；几名战友得救了，可是李庆海同志却倒在血泊之中，生命垂危。

他慢慢地睁开了两眼，用短促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对身边的战友们说：“……我不行了，请你们把我的手枪和匕首交给党支部……同志们，越修必败，我们必胜……”他安详地合上了眼睛。

李庆海同志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保卫四个现代化建设，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英勇地牺牲了。他的牺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山东人民的骄傲。他不愧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他的英雄业绩和高大形象，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激励着亿万人民在四化建设中辛勤工作，奋勇前进！

用生命开辟胜利道路

——记“爆破英雄”姜利民

孙克强 李永成



姜利民，广西边防部队某团七连排长，山东省掖县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生，一九六九年四月入伍，一九六九年十月入党。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攻克菲咬无名高地战斗中，他连续炸毁敌人三个暗堡，用鲜血和生命为全师大军插开辟道路。

战后，部队党委给他追记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爆破英雄”的荣誉称号。

革命的老黄牛

一九六九年春天，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兵，来到了战斗在贵平生产基地的某团八连。

八连宿舍里，新战士正在忙着整理床铺。连长高兴地瞧瞧这个，又看看那个。蓦地，他发现靠窗口站着一个瘦挑个儿，

皮肤白净、给人一种“白面书生”感觉的新兵，正在向窗外观赏着什么。连长走过去拍着他的肩膀，亲昵地笑了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姜利民——姜太公的姜，利益的利，人民的民。”姜利民解释着。

“利民——有利于人民，嗯，”连长称赞道，“这名字起得好！”

“……要看行动。”小姜羞涩地说。

“嗯！听你口音，是北京来的，对吧！”

“是。”小姜点了点头，指着窗外说，“连长，这就是木棉树吧！”

“对。也叫英雄树。”

“英雄树？”小姜惊奇地问。

“你看，”连长象朗诵诗一般地评说道，“多么挺拔，多么高大，真象个英姿勃勃、威风凛凛的英雄！”

“嗯！”小姜挺起胸膛，既羡慕又敬佩地说，“象，真象！”

“小姜，走！”连长拉着小姜的手，朝其他新同志喊道，“让老同志帮着收拾吧，我带你们去看看连队的稻田好不好？”

“好！”新兵们跟着连长一窝蜂似地拥了出去。

姜利民虽然生在南方，但三岁时就随父母到了北方。这次入伍来到祖国南疆，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绿绒毯似的秧田，明镜似的稻田，铲刀似的犁，橇子似的耙，成群结队的水牛，都使他大开眼界。听连长说，连队有水田三百多亩，旱地一百多亩。“一当兵就种田，这真有意思！”他决心从头学起，当一名优秀的农垦兵。

第二天，他们就投入了春耕春播。连长怕小姜吃不消，就

分配他专门管农具。

小姜可不是那种要照顾的人。每天早出工，他把农具分好后，也随大家下了田；中午，别人休息，他修整农具；晚上收工，他把农具洗净后，才去清洗身上的泥巴；晚上，他在工具房找个地方，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天天如此，坚持劳动和学习两不误。

早稻丰收了，小姜也“丰收”了。新兵中他第一个入了团；他皮肤晒黑了，身体变结实了；他学会了犁田、耙田、插秧、田间管理、施肥、收割等农活。

今年秋天，正当晚稻开镰的日子，突然大雨滂沱，只一夜工夫，整个生产基地一片汪洋。情况紧急，师里派来了橡皮舟，全团一齐动手，日夜奋战，把大部分泡在齐腰深水里的稻子捞了出来。但是，处在拱桥下的几十亩稻子仍泡在一人多深的水中——这是八连为全团培育的优良稻种啊！

“连长，”小姜闯进连部，焦急地说，“桥下的稻子怎么办？得赶紧捞出来啊！”

“我们正在想办法。”连长看着他那疲惫的身子和布满血丝的眼睛，心疼地说：“小姜，你三天三夜没合眼了，快去休息吧！”

“你也不是几宵没睡？”姜利民接着建议说，“连长，赶快组织水性好的同志，潜到水里拔吧！”

“对，”连长说，“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

“我带头下水！”姜利民说罢转身就要走。

有了这样的好战士，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连长立即组织了三四十个水性好的同志跟着小姜下水了。

潜水拔稻谈何容易！一人多深的水，硬是要潜到水底才能

拔着稻子，拔一把就得上来换口气，再潜下去拔，几十亩稻子得拔多少把才能拔完啊！体力的消耗和深秋的天气，使得潜水拔稻的同志浑身不停地打着哆嗦，于是不得不换着班来。但姜利民一下了水就不肯上来。

“小姜，”连长喊道，“再不上来，我就叫人拖了。”

“不把稻子拔完，别想拖我上来！”小姜说着，又一头扎了下去。

连长无可奈何，只好叫大家多注意他点。

在姜利民的带动下，又经过三天奋战，拱桥下的全部稻子终于被拔了出来。

春天又来了，木棉花又开了，八连长在英雄树下，为姜利民出席广州军区积极分子代表会送行。“才一年工夫，‘白面书生’就变成了革命的‘老黄牛’。”连长望着远去的小姜感叹道，“真是一块好钢啊！”

战前的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

部队到达边境地区后，战前训练一天比一天紧张而忙碌。这时姜利民是八连二排长。营里给八连下达了一项紧急任务：为了适应在山地、丛林作战，八连四班必须在三天内拿出一套符合实战要求的训练路子和方法，以便在全营的训练中起示范推动作用。

姜利民听到这个任务后，就跟连长打了招呼，要求抓四班的训练。这天晚上，他又把指导员拉到大榕树下，继续要求着。

“不行啊，”指导员说，“看你说话都喘声喘气的，已经感冒了，再跟着四班训练，你能受得了吗？”

一听指导员这句尚有商量余地的话，姜利民紧接着说：“有什么受不了的，冲冲山头，多流点汗，这还是治感冒的秘方哩！”

“好吧，我再和连长商量一下，不过，你可得多注意下自己的身体。”

连长也同意了，姜利民精神振奋地带着四班开始训练了。第二天晚上，不紧不慢地整整下了一夜雨。

一早起来，他们沿着泥泞小路赶到训练场地，在一阵爆破声与喊杀声中，四班的同志们勇猛地冲到第一道战壕边，跳进了积水半米深的壕内。在继续演练炸敌火力点时，新战士小王由于浑身被泥水浸湿了，上去爆破时怕摔倒，动作慢了点，而且也没有注意好隐蔽。

姜利民见此情况，立刻从战壕里站起来，叫全班暂停训练，过来休息一下。待同志们围坐过来后，姜利民风趣地对大家说：“怎么样，今天训练可是天公作美，一身泥一身水的，大家都象泥鳅一样，够意思了吧？”

“是啊，排长，的确够交情的。”小王嘟努着嘴不满地说，“这场雨早不下，晚不下，偏偏最后一天了，它倒下得遍地滑溜溜的，害得咱们成了黄泥猴，真倒楣。我看，下雨对咱们搞训练毕竟没啥好处呀！”

“谁说没好处？过不了多久，雨季就要到了，如果咱们不适应在雨季作战，将来准得吃被动挨打的亏。”四班长耐心地开导说。

姜利民听到这里接过话头说：“可不是吗，战争是残酷的，咱们一定要锻炼得能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打仗；否则打起仗来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流血牺牲。战前的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咱们得拼命练，为整个战斗负责。下面，我再给大家作爆破动作

及要领。”

姜利民站起来，大背起冲锋枪，拿起了一根训练用的爆破筒，爬在战壕边上。等四班长的口令一下，只见他迅即跃出战壕，利用地形地物，时而卧倒，时而跃起，迅速勇猛地冲了上去，将爆破筒从火力点射孔中塞了进去。

同志们睁大双眼，认真仔细地看完了排长的示范动作，都为排长的动作麻利准确叫好。小王看看排长，想想自己训练时的动作，脸就红了起来。等姜利民又是满身泥水地回到壕边时，小王认真地说：“排长，我一定好好练，你放心吧。”

胜利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自卫还击战打响后，七连兵分三路，似三把钢刀直插盘踞在南同、朗伟、菲咬地域的敌人阵地。这时姜利民从八连调来七连，仍任排长。

按照先一天晚上侦察时选择好的路线，姜利民带着三排在黎明前一阵黑夜的掩护下，避开敌人埋设的地雷、竹签和哨位，迅速穿过敌人的防线，占领了菲咬无名高地西侧山脚的有利地形，切断了敌人向后逃跑的道路。

连指挥所带领的一排在南同山隘口打响了，接着副指导员率领的二排在朗伟方向也响起了枪声。激烈的枪炮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三排的同志们有些沉不住气了，恨不得也马上端起枪，冲上山去，消灭敌人。七班长在战士们的强烈要求下来到姜利民而前，说：“排长，打吧！再不打就捞不上了。”

这时候的姜利民也何尝不急哩！他看了看七班长焦急的脸，晃了晃手里的冲锋枪说：“沉住气，甭着急！等副指导员带

领二排消灭了朗伟的敌人，从东面包围无名高地后，咱们才能打。不然咱们打早了，敌人可能会趁着黑夜逃跑，达不到全歼的目的。”

一排和二排两个方向上的枪炮声越来越激烈。一排的方向上还燃起了冲天大火，肯定是我们的喷火器显示了“火神爷”的威风。

突然，二排方向上的枪炮声停了下来，好半天没有动静。

七班长走后，姜利民趴在一块大石头上，目不转睛地向无名高地北侧注视着，仿佛要透过夜幕搜索到什么。忽然，他清楚地看到有红手电光连闪了三下。是副指导员领着二排打过来了，现已从东北侧包围了无名高地。

“联络员，赶快给副指导员回信号！”姜利民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对身边的联络员命令道。同时，他又命令各班按原定战斗方案迅速投入战斗。

无名高地是越军前沿设防阵地中最高的一個山头。越军两个班守在这里，修筑了两道环形防御工事，构筑了掩蔽部和好几个暗火力点，企图以此山头为支撑点，形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并控制住山下通往高平省通农县城的大路。

当时我军的作战方案是：在十七日凌晨五点钟前，要占领无名高地，在敌防御阵地中撕开口子，保障我主力部队按时向敌后穿插。此时此刻，我主力部队正在边境线我方一侧隐蔽待命，只等通路一打开，就迅速勇猛地向敌后穿插，和兄弟部队一起合围歼灭高平守敌。

姜利民率领三排向无名高地冲击，经过一场激战，敌人沿着战壕和交通沟龟缩到暗火力点和掩蔽部里。

这时，副指导员领着二排从无名高地东侧冲了上来。他们

迅速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先炸掉敌暗火力点。

姜利民自告奋勇，取下手榴弹袋中的四个手榴弹，匍匐着爬近到敌第一个暗火力点前，趁着射击的间歇，拉燃导火索，从射孔中塞了进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火力点的顶盖塌了下去，土堆不见了。

姜利民又要去炸第二个敌火力点，副指导员叫他先休息一下，让爆破组去完成。说罢，副指导员即给爆破组交代任务：“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炸掉敌火力点，消灭敌人，按时拿下无名高地，保证我主力部队按时向敌后穿插！”

姜利民用手抹了把脸，满怀信心地对爆破组的同志鼓励道：“为边境人民报仇的时候到了。敌人没啥了不起，要机智，要勇敢。”

在轻、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第一爆破手刚冲上去几步就负了伤，第二爆破手也在离敌火力点几米处倒了下去。第三爆破手刚想上，被姜利民冷不防一把按住，夺过炸药包，跃出了战壕。

在敌我双方对射的交叉火光中，姜利民的身影忽隐忽现。只见他利用敌人射击的死角，机敏、迅猛前进，很快就接近了敌暗火力点。突然，敌人的机枪子弹象发了疯一样向他扫来，在他前后左右激起了一阵尘土。在射击的火光中，只见姜利民一动不动地爬在那里。

一直紧张注视着姜利民的副指导员焦急地大声喊道：“利民……”没等话音落地，只见姜利民一个鲤鱼挺身，紧跑几步，窜到火力点前，将炸药包牢牢地靠在火力点射孔旁边，顺手一扯拉火管，并向左侧滚了几滚，随着一声巨响，第二个暗火力点又变成了哑巴。

姜利民沿着交通壕跑回来，一边擦脸一边向着副指导员发急地问道：“几点钟了？”

副指导员看了下表，说：“已经是十七日凌晨三点三十五分了。”

“啊！时间过得这么快。咱们得再好好组织下力量，无论如何要在五点钟前消灭敌人，保证主力部队穿插。壕内搜索情况怎样？”

副指导员刚想开口，从敌另一个暗火力点射出来的一长串子弹打在壕坡上，尘土飞溅了他俩一身。

望着疯狂射击的敌暗火力点，副指导员对姜利民说：“你留在这，这回我上去干掉它！”说着迅速地取下了身上的手榴弹，拧掉了手榴弹弹盖。

姜利民紧紧地拉住副指导员的衣角说：“还是我去，我地形比你熟。”

“不！你留下！你已经……”

“两个排都要靠你指挥，你不能上。”姜利民逼近一步，突然从副指导员手中夺过了手榴弹，飞身跃出了战壕……

副指导员急忙端起轻机枪，以猛烈的火力压制着敌暗火力点。爆破组的战士们为姜利民排长舍生忘死、连炸敌堡的英雄精神所鼓舞，迅速作好了连续爆破的准备，决心以迅猛的动作把敌人的剩余火力点炸掉。

暗火力点里的敌人似乎发现了姜利民，机枪嚎叫着，暗红色的火焰忽明忽灭，子弹象疾风卷着雨点。

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抱着为同志们报仇的姜利民，象猛虎一样直扑敌暗火力点。当他跃进到敌暗火力点前时，迅速卧倒，紧爬了几步，到了暗火力点射孔一侧，将手榴弹甩了进